禁捕季节

作者：海明威

佩多齐替旅馆花园铲土，挣了四个里拉，  
他用来喝个烂醉。  
他看见那位年轻先生从小径走过来，  
神秘地上去说话。

这位年轻先生说自己还没吃过饭，  
不过准备一吃好午饭马上就走。  
四十分钟，至多一个小时。

　　在桥边的酒店里，  
人家又赊卖三瓶白兰地给他，  
因为他信心十足，  
对午后的差使又十分诡秘。

那天风大，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，  
一会儿又隐没了，下起麻花小雨来了。  
真是钓鳟鱼的好日子。

　　这位年轻先生走出旅馆，问他钓竿的事。  
要不要他太太带着钓竿跟来？  
"好啊，"佩多齐说，"让她跟咱们去吧。"  
年轻先生回到旅馆里去，跟他起子说了。  
他和佩多齐沿路走去。他肩上背着一只背包。  
佩多齐看见他起子同他一样年轻，  
穿着登山靴，戴着蓝色贝雷帽，  
出了门跟他们一路走来，还带着钓竿，

拆开来，一手拿一截。

佩多齐不喜欢她落在后面。  
"小姐①，"他对年轻太太眨眨眼叫道，  
"上这儿来，跟我们一起走吧，太太②，  
上这儿来。咱们一块儿走吧。"  
佩多齐要他们三个一起沿着科蒂那的街走。

　　那位太太落在后面，老大不高兴地跟着。  
"小姐③，"佩多齐温柔地叫道，  
"上这儿来跟我们一起吧。"  
年轻先生回头看着，大声说了句什么。  
太太才不再落在后面，走了上来。

　　他们走过城里的大街，  
佩多齐一路上碰到谁都别有用心地打招呼。  
"你好，阿图罗④！"一边触触帽檐。

那个银行职员在法西斯咖啡馆的门口瞪着他。  
人们三五成群，站在店铺门前瞪着他们三个。

他们走过新旅馆工地时，  
那些外套上沾满石粉，  
正忙着打地基的工人都抬眼看看。  
没人跟他们说话，也没人跟他们打招呼，  
只有城里的叫化子，又瘦又老，胡子拉碴，  
在他们路过时向他们脱帽行礼。

　　佩多齐站在一家铺子前，

铺子橱窗里摆满啤酒，

他从旧军服里面一个口袋里掏出空酒瓶。

"来点喝的，给太太买点马沙拉⑤，

来点，来点喝的。"

他用酒瓶做着手势。好一个钓鱼天。

"马沙拉，

你喜欢马沙拉吗，太太⑥？

来点儿马沙拉？"

　　--

　　①②③④⑥原文是意大利语。

　　⑤马沙拉：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白葡萄酒。

　　--

　　那位太太绷着脸站着。

"你只好凑他的兴了，"她说，

"他说的话我一句都不懂。他喝醉了吧？"

　　年轻先生看来不在听佩多齐说话。

他在想，佩多齐到底怎么会说骑马沙拉的？

那种酒是马克斯·比尔博姆①喝的啊。

　　"钱②，"

佩多齐一把揪住年轻先生的衣袖，临了说，

"里拉。"他笑了，虽然嘴里不愿强调钱字，

但是有必要让这位年轻先生掏出钱来。

　　年轻先生拿出钱包，

给了他一张十里拉的钞票。

佩多齐踏上台阶，

走到这家国内外名酒专卖店的门口。

店门上着锁。

　　"这家店要到两点钟才开门呢，"

有个过路人嘲笑说。

佩多齐走下台阶。他感到伤心。

“没关系，”他说，

“咱们可以到康科迪亚去买。”

　　他们三个并肩一路走到康科迪亚去。

康科迪亚的门廊上堆着生锈的大雪橇，

年轻先生在店门口说，

"你要什么？③"

佩多齐把那张折成几叠的十里拉钞票交给他。

"没什么，"他说，"什么都行。

"他不好意思了。

"马沙拉也好。我不知道。马沙拉？"

　　这对年轻夫妇进了康科迪亚店门，

门就关上了。

"三杯马沙拉，"

年轻先生对小吃柜台后面的姑娘说。

"你是说要两杯吧？"姑娘问。

"不，"他说，"一杯给个老头④。"

"哦，"她说，

"一个老头，"说着大笑，顺手放下酒瓶。

她把三份泥浆似的饮料倒进三个玻璃杯里。

那位太太坐在挂报绳下面一张桌子边。

年轻先生把一杯马沙拉端到她面前。

"你最好把这喝了吧，"他说，

"不定喝了会好受些。"

太太坐着，瞧着杯子。

这位年轻先生走到门外，

拿了一杯想给佩多齐，可是看不见他人影。

　　--

　　①马克斯·比尔博姆（1872-1956）：英国散文家，剧评家，漫画家，曾侨居意大利二十年左右。

　　②原文是德语。

　　③原文是德语。

　　④原文是意大利语。

　　--

　　"不知他上哪儿去了，"

他拿着那杯酒，回进小吃店里说。

　　"他要一夸特酒，"太太说。

　　"一夸特要多少钱？"年轻先生问那姑娘。

　　"白的吗？一里拉。"

"不，马沙拉。把这两杯也倒进去，"他说，

一边把自己这杯和倒给佩多齐那杯都交给姑娘。

姑娘用个漏斗量满一夸特酒。

"弄个瓶子带着走，"年轻先生说。

　　姑娘去找个瓶子。她真觉得好笑极了。

"真抱歉，让你心里这么不好受，小不点儿，"

他说。

"真抱歉，刚才吃饭时我那样说话。

同样的事，咱们俩看问题的角度就是不同。"

　　"没什么关系，"太太说。

"一点关系也没有。"

　　"你太冷了吧？"他问。

"你能再穿上件毛衣就好了。"

　　"我穿上三件毛衣了。"

　　姑娘拿了个细长的棕色酒瓶进来，

把马沙拉倒了进去。

年轻先生又付了五里拉。

他们出了门。那姑娘觉得好笑。

佩多齐正在背风那头走来走去，

手里拿着钓竿。

　　"快走，"他说，

"我来拿钓竿。人家看见钓竿有什么关系？

没什么人会找咱们麻烦的。

科蒂那①没人会找我麻烦。

我认识村政府里的人。我当过兵。

这城里的人个个都喜欢我。我卖青蛙。

要是禁止钓鱼怎么办？

没什么事。没事。没麻烦。

说真的，大鳟鱼。好多好多呢。"

　　--

　　①科蒂那－丹比佐：意大利东北部小城，为国际冬季运动胜地，居民讲丹比佐方言。

　　--

　　他们下山朝河那边走去。

城市落在他们后面了。

太阳隐没了，又下起小雨了。

"瞧，"

他们路过一所房子，

佩多齐指指门口一个姑娘说。

"我的女儿。"

　　"他的医生，"那位太太说，"

他有必要指给咱们看他的①医生吗？"

　　"他说是他的女儿，"年轻先生说。

　　佩多齐手一指，那姑娘就进屋了。

　　他们下了山，走过田野，

然后拐弯沿着沙滩走。

佩多齐拚命挤眉弄眼，

自作聪明地咭咭呱呱说着话。

他们三个并肩走路时，

那位太太屏住气，迎风走着。

他有一回还用手拐儿捅捅她肋骨。

他有时候用丹比佐方言说话，

有时候用蒂罗尔②人的德国方言说话。

他拿不准这对年轻夫妇最听得懂哪种话，

所以他两种话都说。

不过听到那位先生连声用意大利语回答“是”③，

佩多齐就决定完全说蒂罗尔话了。

那位年轻先生和太太什么都听不懂。

　　--

　　①在英语中女儿daughter和医生doctor发音相似。

　　②蒂罗尔：奥地利西南部地区，在意大利北部，大部分为阿尔卑斯山地。

　　③原文是德语。

　　--

　　"城里人个个都看见咱们拿着钓竿走过。

咱们现在大概给禁捕警察盯上了。

咱们别惹上这麻烦就好了。

这个混帐的老糊涂也喝得烂醉。"年轻先生说。

　　"你当然没这份胆量干脆回去，"

那位太太回答。"你当然只好走下去。"

　　"你干吗不回去啊？回去啊，小不点儿。"

　　"我要跟你在一起。

要是你坐牢，倒不如两个人一起坐呢。"

　　他们陡然朝下折向河滩，

佩多齐站着，他的上衣迎风飘动，

他对着河指手划脚。

河水混浊泛黄。右边有个垃圾堆。

　　"用意大利话跟我说，"年轻先生说。

　　"半小时。至少半小时①。"

　　"他说至少还要走半个小时。

回去吧，小不点儿。

不管怎么说，在这风口里，你会受凉的。

今天天气坏，反正咱们也找不到什么乐趣。"

　　"那好吧，"太太说着就爬上草滩了。

　　佩多齐在山下河畔，

但等她翻过山脊，走得几乎看不见人影，

他才注意到她不在了。

"太太②！"他大声叫道。

"太太！小姐③！你别走。"

　　--

　　①原文是意大利语。

　　②③原文是德语。

　　--

　　女人继续翻过山脊。

　　"她走了！"佩多齐说。他吃了一惊。

他解下扣住几截钓鱼竿的橡皮圈，

动手把钓竿连接起来。

"你不是说还要走半小时吗？"

　　"哦，是啊。再走半小时固然好。

这儿也好。"

　　"真的？"

　　"当然。这儿好，那儿也好。"

　　这位年轻先生在河滩上坐下，

连接起一支钓竿，安上了卷轴，

把钓丝穿过导线。

他感到不自在，

生怕鱼场看守或民防团

随时会从城里跑到河滩来。

他看得见城里的房屋

和矗立在山丘边上的钟楼。

他打开蚊钩轴箱。

佩多齐弯着腰，

把扁平粗硬的拇指和食指抠进去，

再把弄湿的蚊钩绕住。

　　"你有铅子儿吗？"

　　"没有。"

　　"你一定要有一些铅子儿啊！"

佩多齐激动了。

"你一定要有铅子儿。铅子儿①！一点铅子儿。

就放在这儿，就放在钓钩上，

不然你的鱼饵就会浮到水面上来了。你一定要有这个。只要一点铅子儿。"

　　"那你带来了吗？"

　　"没。"

他绝望地仔细翻看了口袋，

把里面军装口袋夹里的布屑

也找了个遍。

"我一点儿也没有。咱们一定要有铅子儿。"

　　"那咱们钓不成鱼了，"

这位年轻先生说，一边拆开钓竿，

把钓丝从导线里抽回。

"咱们弄点铅子儿，明天再钓吧。"

　　"不过，听我说，亲爱的②，

你一实要有铅子儿。

钓丝才会起浮在水面上。"

佩多齐的好机会眼看成为泡影了。

"你一定要有铅子儿。一点儿就够了。

你的钓鱼家伙倒是崭新的，

就是没有铅子儿。

我倒可以带点儿来的，你还说你样样都有呢。"

　　--

　　①②原文是意大利语。

　　--

这位年轻先生瞧着给融雪染污的河水。

"我知道，"他说，

　　"咱们明天搞点儿铅子儿再钓吧。"

　　"告诉我，明天早上什么时候？"

　　"七点。"

　　太阳出来了。天气暖和晴朗。

这位年轻先生感到松了口气。

他不再违法了。

他坐在河滩上，

从口袋里掏出那骑马沙拉，递给佩多齐。

佩多齐又递回来。

年轻先生喝了几口，又递给佩多齐。

佩多齐再次递回来。

"喝吧，"他说，

"喝吧。这是你的马沙拉。"

年轻先生喝了几口又把瓶交给他。

佩多齐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喝。

他急匆匆拿过酒瓶就倒转瓶口，

喝酒时脖颈儿褶皱上的白发随风飘拂，

两眼直盯着那个细长酒瓶的底。

他全喝了。喝酒时，太阳照着。

天气真好。

说到头来，今天真是个好天。好极了。

　　"听着，亲爱的①！早上七点。"

他叫这位年轻先生亲爱的有好几回了，

一点事儿都没有。马沙拉真是好酒。

他眼睛闪闪发亮。

这样的好日子就在眼前。

明天早上七点就开头了。

　　--

　　①原文是意大利语。

　　--

　　他们动身上山，朝城里走了。

年轻先生径自走在头里。

他走到半山腰了。佩多齐向他大声喊道。

　　"听我说，亲爱的，

你能帮个忙，给我五里拉吗？"

　　"今天用吗？"年轻先生皱皱眉问。

　　"不，不是今天。今天给我明天用。

我要备齐东西明天用，

买硬面包啊、萨拉米香肠啊，还有奶酪，

咱们大家吃的好东西。

你啊，我啊，还有你太太。

钓鱼用的鱼饵，用熏鱼，不光用蚯蚓了。

也许我还可以买些马沙拉。

全部费用五里拉。帮个忙，给五里拉。"

　　这位年轻先生仔细看看钱包，

掏出一张两里拉和两张一里拉的钞票。

　　"谢谢你，亲爱的。谢谢你，"佩多齐说，

那口气俨若卡尔顿俱乐部一个会员

正从另一个会员手里接过一份《晨邮报》。

这才是生活呐。

他对旅馆花园的活儿厌倦了，

再也不愿拿着粪耙 把冰冻的粪肥堆 耙碎了。

生活才开个头呢。

　　"那就到七点钟吧，亲爱的！"

他拍拍这位年轻先生的背说。"七点整。"

　　"我也许不去了，"

年轻先生把钱包放回口袋里说。

　　"什么，"佩多齐说，"

我会弄到熏鱼的，先生。

萨拉米香肠，样样都全。

你啊，我啊，还有你太太。就咱们三个。"

　　"我也许不去了，"年轻先生说，

"十之八九不去了。我会托旅馆老板留话的。"

刘文澜译